

第七回 私心纔定忽驚慈命促歸期 好事方成又被狡謀生大變

詞云：

幽香縹透春消息，喜與花相識。誰知桂子忽驚秋，一旦促他歸去使人愁。 閨中簾幙深深護，燕也無尋處。鑽窺無奈賊風多，早已顛形播影暗生波。

〈虞美人〉

話說雙星自在小圓窗裏，親見了蕊珠小姐，面訂了婚姻之盟，便歡喜不勝，遂將從前憂疑之病，一旦釋然。又想著小姐功名之言，遂安心以讀書為事。每日除了入內問安之外，便祇在書房中用功努力。小姐暗暗打聽得知，甚是敬重。

此時江章已回家久矣，每逢著花朝月夕，就命酒與雙星對談，見雙星議論風生，才情煥發，甚是愛他。口中雖不說出，心中卻有個暗暗擇婿之意。雙星隱隱察知，故愈加孝敬，以感其心。況入內問安，小姐不負前言，又常常一見，雖不能快暢交言，然眉目之間，留情顧盼，眷戀綢繆，不減膠漆。正指望守得父母動情，以圖好合。

不期一日，忽青雲走來報道：「野鶴回來了。」雙星忙問道：「野鶴在那裏？」青雲道：「在裏邊見老爺夫人去了。」雙星連忙走入內來。野鶴看見，忙叩見道：「蒙公子差回，家中平安，夫人康泰。今著小人請公子早回。」遂在囊中取出雙夫人的書信來送上。雙星接了，連忙拆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的是：

野鶴回，知汝在浙，得蒙江老伯及江老伯母念舊相留，不獨年誼深感，且不忘繼立舊盟，置之子舍，思何深而義何厚也！自應移孝事之，但今秋大比乃汝立身之際，萬不可失。可速速回家，早成前人之業，庶不負我一生教汝之苦心。倘有寸進，且可借此仰報恩父母之萬一。字到日，可即治裝，毋使我倚門懸望。至囑，至囑。外一函並土儀八色，可致江老伯暨江老伯母叱存，以表遠意。

母文氏字

雙星看完，沉吟不語。江章因問道：「孩兒見書，為何不語？」雙星祇得說道：「家慈書中，深感二大人之恩，如天園地厚。但書中言及秋闈，要催孩兒回去，故此沉吟。」逆將母親的書送上與江章看。江章看完，因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祇得要早些回去。」此時小姐正立在父母之旁，雙星因看小姐一眼，說道：「孩兒幼時，已昧前因，到也漠然罷了。但今既已說明，又蒙二大人待如己出，孩兒即朝夕侍於尊前，猶恐不足展懷，今何敢輕言遠去。況功名之事尚有可待，似乎從容可也。」

夫人因接說道：「我二人老景，得孩兒在此周旋，方不寂寞，我如何捨得他遠行？」江章笑道：「孩兒依依不去，足見孝心。夫人留你不捨，實出愛念。然皆兒女之私，未知大義。當日雙年兄書香一脈，今日年嫂苦守，省望你一人早續。今你幼學壯行，已成可中之才，不去冠軍，而寄身於數千里之外，悠悠消年，深為可惜。況年嫂暮年，既有字來催，是嚴命也，孩兒怎生違得？」雙星祇得低頭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夫人見老爺要打發他回去，知不可留，止不住墮淚。小姐聽見父親叫雙星回去，又見母親墮淚，心中不覺淒楚。恐被人看見，連忙起身回房去了。雙星抬頭，早不見了小姐。祇得辭了二人，帶了野鶴，回書去了。

正是：

見面雖無語，猶承眉目恩。

一朝形遠隔，那得不銷魂。

夫人見雙星要回家去秋試，一時間捨不得他，因對江章說道：「你我如此暮年，無人倚靠，一向沒有雙元到也罷了，他既在我家住了這許久，日日問安，時時慰藉，就如親子一般。他今要去，實是一時難捨。況且我一個女孩兒，年已長大，你口裏祇說要擇個好女婿，擇到如今，尚沒有些影兒。既沒兒子，有個女婿，也可消消寂寞。」江章笑道：「擇婿我豈不在心。但擇婿乃女孩兒終身大事，豈可草草許人？擇到如今，方有一人在心上了，且慢慢對你說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既有人中意，何不對我說明，使我也歡喜歡喜。」江章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雙星。我看他少年練達，器宇沉潛，更兼德性溫和，學高才廣，將來前程遠大，不弱於我。選為女孩兒作配，正是一對佳人才子。」

夫人聽見要招雙為婿，正合其心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我也一向有此念，要對你說，不知你心下如何。你既亦有此心，正是一對良緣，萬萬不可錯過。你為何還不早說？」江章道：「此事止差兩件，故一向躊躇未定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躊躇何事？」江章道：「一來你我祇得這個女兒，豈肯嫁出，況他家路遠，恐後來不便。二來我堂堂相府，不便招贅白衣，故此躊躇。」夫人道：「他原是繼名於我的，況他又有兄弟在家，可以支持家事。若慮嫁出，祇消你寫書致意他母親，留他在此，料想雙星也情願。至於功名，那裏拘得定。你見那家的小姐就招了舉人、進士？祇要看得他文才果是如何。」江章道：「他的文才，實實可中，到不消慮得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又何消躊躇？」江章道：「既夫人也有此意，我明日便有道理。」二人商量不題。

卻說小姐歸到拂雲樓暗暗尋思，道：「雙郎之盟，雖前已面訂，實指望留他久住，日親日近，才色對輝，打動父母之心，或者僥倖一時之許可。不期今日陡然從母命而歸，雖功名成了，亦是錦上之花。但恐時事多更，世情有變，未免使我心惻惻，為之奈何？」正沉吟不悅，忽彩雲走來說道：「小姐恭喜了？」小姐道：「不要胡說，我正在愁時，有何喜可言？」彩雲遂將老爺與夫人商量要娶雙公子為婿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這難道不是喜麼？」小姐聽了，方欣然有喜氣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彩雲道：「不是真，終不成彩雲敢哄騙小姐？」小姐聽了，暗暗歡喜不題。

卻說雙星既得了母親的書信，還打帳延捱，又當不得江老引大義促歸，便萬萬不能停止。欲要與小姐再親一面，再訂一盟，卻內外隔別，莫說要見小姐無由，就連彩雲也不見影兒，心下甚是悶苦。過不得數日，江章與夫人因有了成心，遂擇一吉日，分付家人備酒，與公子餞行。不一時完備。江章與夫人兩席在上，雙星一席旁設。大家坐定，夫人叫請小姐出來。小姐推辭，夫人道：「今日元哥遠行，既係兄妹，禮應祖餞。」小姐祇得出來，同夫人一席。飲到中間，江章忽開口對雙星說道：「我老夫婦二人，景入桑榆，自慚無託，惟有汝妹，承歡膝下，娛我二人之老。又喜他才華素習，誠有過於男子，是我夫妻最所鍾愛。久欲為他選擇才人，以遂室家，為我半子。但他才高色雋，不肯附託庸人，一時未見可兒，故致愆期到此，是我一件大心事未了。他恨才不易生，一時難得十全之婿。近日來求者，不說是名人，就說是才子，及我留心訪問，又都是些邀名沽譽之人，殊令人厭。今見汝妹，才學高，且流

自取金紫如拾芥，選入東床，庶不負我女之才也。吾意已決久矣，而不輕許出口者，意欲汝速歸奪錦，來此完配，便彼此有光。不知你心下如何？若能體貼吾意，情願乘龍，明日黃道吉辰，速速治裝可也。」

雙星此時在坐喫酒，胸中有無限的愁懷。見了小姐在坐，說又說不出來，惟俯首尋思而已。忽聽見江章明說將小姐許他為妻，不覺神情踴躍，滿心歡喜。連忙起身，拜伏於地道：「孩兒庸陋，自愧才疏，非賢妹淑人之配。乃蒙父母二大人眷愛，移繼子而附荀香，真天高地厚之恩，容子婿拜謝。」說罷，就在江章席前四拜。拜完，又移到夫人席前四拜。小姐聽見父親親口許配雙星，暗暗歡喜，又見雙星拜謝父母，便不好坐在席間，連忙起身入內去了。

雙星拜罷起來，入席暢飲，直飲得醺醺然，方辭謝出來。歸到書房，不勝快活。所不滿意者，祇恨行期急促，不能久停，又無人通信，約小姐至小窗口一別，心下著急。

到了次日，推說捨不得夫人遠去，故祇在夫人房中走來走去，指望僥倖再見小姐一面。誰知小姐自父母有了成言，便絕跡不敢復來，推託彩雲取巧傳言。雙星又來回了數次，方遇見彩雲，走到面前，低低說道：「小姐傳言，說事已定矣，萬無他慮。今不便再見，祇要大相公速去取了功名，速來完此婚好，不可變心。」雙星聽了，還要與他說些甚麼，不期彩雲早已避嫌疑走開了。雙星情知不能再見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歸到書房去，叫青雲、野鶴收拾行李。

到了臨行這日，江章與夫人請他人去一同用飯。飯過，夫人又說道：「願孩兒此去，早步瞻宮，桂枝高折，速來完此良姻，莫使我二人懸念。」雙星再拜受命。夫人又送出許多禮物盤纏，又修書一封問候雙夫人。雙星俱受了，然後辭出。夫人含淚送至中門。此時小姐不便出來，惟叫彩雲暗暗相送。雙星惟眉目間留意而已。江章直送出儀門之外，雙星方領了青雲、野鶴二人上路而行。

正是：

來時原為覓佳人，覓得佳人擬佔春。

不道功名驅轉去，一時盼不到婚姻。

雙星這番在路，雖然想念小姐，然有了成約，祇要試過，便來做親，因此喜喜歡歡，兼程而進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上虞縣有一個寄籍的公子，姓赫名炎，字若赤。他祖上是個功臣，世襲侯爵，他父親現在朝中做官，因留這公子在家讀書。誰知這公子祇有讀書之名，卻無讀書之實，年紀雖止得十五、六歲，因他是將門之子，卻生得人物魁偉，情性豪華，揮金如土，便嚮著一班門下幫閒，終日在外架鷹放犬的打圍，或在花叢中作樂，日則飲酒食肉，夜則宿妓眠娼，除此並無別事。不知不覺已長到二十歲了。

這赫公子因想道：我終日在外，與這些粉頭私窠打混，雖當面風騷，但我前腳出了門，他就後腳又接了新客，我的風騷已無踪影。就是包年包月，眼睛有限，也看管不得許多，豈不是多年子弟變成龜了？我如今何不聘了一頭親事，少不得是鄉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與他在家中朝歡暮樂，豈不妙哉？」

主意定了，就與這班幫閒說道：「我終日串窠，嫖婬子，沒個盡頭的日子。況且我父親時常有書來說我，家母又在家中瑣碎，也覺得耳中不清淨。況且這些娼妓們虛奉承、假恩愛的熟套子看破了，也覺有些惹厭。我如今要另尋一個實在受用的所在了。」這班幫閒，聽見公子要另尋受用，便一個個逞能畫策，爭上前說道：「公子若是喜新厭舊，憎嫌前邊的這幾個女人，如今秦樓上，又新到了幾個有名的娼妓，楚館中，又纔來了幾個出色的私窠，但憑公子去揀選中意的受用，我們無不幫襯。」赫公子笑道：「你們說的這些，都不是我的心事了。我如今祇要尋一位好標緻小姐，與我做親，方是我的實受用。你們可細細去打聽，若打聽得有甚大鄉宦人家出奇的小姐，說合成親，我便每人賞你一個大元寶，決不食言。」

這些幫閒正要探掇他去花叢，方纔有得些肥水入己，不期今日公子看破了婬子行徑，不肯去嫖，大家沒了想頭，一個個垂頭喪氣。及聽到後來要他們出去打聽親事，做成了媒，賞一個大元寶，遂又一個個摩拳擦掌的說道：「我祇說公子要我們去打南山的猛虎，鎖北海的蛟龍，這便是難事了。若祇要我們去做媒，不是我眾人誇口說，浙江一省十一府七十五縣，城裏城外，各鄉各鎮，若大若小鄉宦人家的小姐，標緻醜陋，長短身材，我們無不曉得。況且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這是極容易的事。」

公子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你們這樣停當，可作速與我尋來，我檢中意的就成。」

不數日，這些幫閒，果然就請了無數鄉宦人家小姐的生辰八字，來與公子揀擇。偏生公子會得打聽，不是嫌他官小，就是嫌他人物平常。就忙得這些幫閒，日日鑽頭覓縫去打聽，要得這個元寶，不期再不能夠中公子之意。

忽一日，有個幫閒叫做袁空，在縣中與人遞和息，因知縣尚未坐堂，他便坐在大門外石獅子邊守候。祇見一個老兒，手裏拿著一張小票一個名帖，在那裏看。這袁空走來看見，因問道：「你這老官兒，既納錢糧，為何又有名帖？」那老兒說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我這錢糧，是納過的了。不期新官到任，被書吏侵起，前日又來催征。故我家老爺，叫我來查。」袁空連忙在這老兒手中，取過名帖來看，見上寫著有核桃大的三個大字，是「江章拜」。因點頭說道：「你家老爺致仕多年，聞得年老無子，如今可曾有公子麼？」那老兒道：「公子是沒有，止生得一位小姐。」袁空便留心問道：「你家小姐今年多大了？」那老兒道：「我家小姐，今年十六歲了。」袁空道：「你家小姐生得如何？可曾許人家麼？」那老兒見問，一時高興起來，就說道：「相公若不問起我家小姐便罷，若問起來，我家這位小姐，真是生得千嬌百媚，美玉無瑕，嬌嬌如風前弱絮，婷婷似出水芙蓉。我家老爺愛他，無異明珠，取名蕊珠小姐，又教他讀書識字。不期小姐生的聰明，無書不讀，如今信筆揮灑，龍蛇飛舞，吟哦無意，出口成章，真是青蓮減色，西子羞容。祇因我家老爺要選個風流才子，配合這窈窕佳人，一時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故此尚然韞積而藏。」袁空聽了滿心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你在江老爺家是甚員役？」那老兒笑嘻嘻說道：「小老兒是江太師老爺家一員現任的門公，江信便是。」袁空聽了，也忍笑不住。

不一時，知縣坐堂，大家走開。袁空便完了事情回來。一路上側頭擺腦的算計道：「他兩家正是門當戶對，這頭親事，必然可成，我這元寶哥哥，要到我手中了。」遂不回家，一徑走來尋見赫公子，說道：「公子，喜事到了！我們這些朋友，為了公子的親事，那一處不去訪求，真是茅山祖師，照遠不照近。誰知這若耶溪畔，西子重生；洛浦巫山，神女再出。公子既具五陵豪俠，若無這位絕世佳人，與公子諧伉儷之歡，真是錯過。」赫公子聽了笑道：「我一向託人訪問，並無一個出色希奇的女子。你今日有何所見，而如此稱揚？你且說是那家的小姐，若說得果有些好處，我好著人去私訪。」袁空笑道：「若是別人走來報這樣的喜信，說這樣的美人，必要設法公子開個大大的手兒，方不輕了這位小姐。祇是我如何敢揶揄公子，祇得要細說了。」祇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抓沙抵水，將李作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